

*Федотинский*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4

河北教育出版社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Тютчев*

#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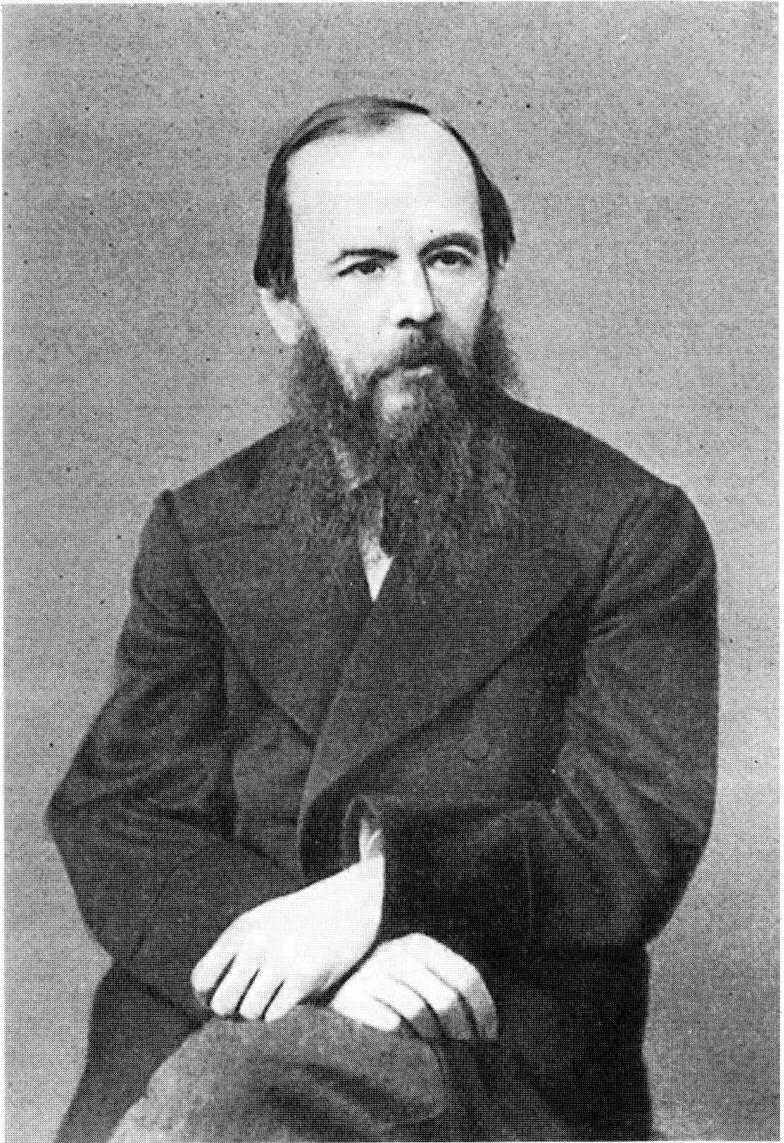
少年（下）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陆肇明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H.多萨摄 1876)

# 目 录

第七章 (391) 第八章 (416) 第九章 (442)

## 第三部

第一章 (467) 第二章 (485) 第三章 (510)

第四章 (535) 第五章 (562) 第六章 (591)

第七章 (613) 第八章 (633) 第九章 (643)

第十章 (667) 第十一章 (693) 第十二章  
(717) 第十三章 结尾 (738)

附录 前言稿 (755)

题解 / 陆肇明 (759)

## 第七章

### 一

我醒来时已是早晨八点光景，我迅速锁上房门，坐到窗边开始思量。就这样一直坐到了十点钟。女仆两次来敲我的门，但都被我赶走了。末了，临近十一点时，又有人来敲门。我又想大声赶走，但这回敲门的是丽莎。女仆也跟着她一块儿进来了，给我端来咖啡，张罗着生炉子。要把女仆赶走已经不可能了，当菲奥克拉添劈柴、吹旺火的时候，我一直迈着大步在我的小房间里走来走去，始终不说话，甚至竭力不看丽莎一眼。女仆的动作慢得无法形容，她这是故意的，所有的女仆只要瞧见她们在场会妨碍主人人们的谈话时，她们个个都是如此。丽莎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注视着我。

“你的咖啡快凉啦。”她突然说。

我瞧了她一眼：她毫无窘态，十分沉着，嘴角边甚至还挂着笑容。

“女人就是这样！”我忍不住耸了耸肩。女仆终于把炉子生

着了，开始要收拾房间，可我生气地撵走了她，总算锁上了房门。

“请告诉我，你干吗又把房门锁上了呢？”丽莎问。

我站到她跟前：

“丽莎，我真想不到你居然这样瞒骗我！”我突然大声地说，甚至根本没想过我会这么开场，而且这一次并不是眼泪，而是有一种几乎是愤恨的感情突然刺痛了我的心，所以我自己也料不到会这样。丽莎涨红了脸，但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直视着我的眼睛。

“慢着，丽莎，别忙回答，哦，我真笨！可是我笨吗？所有的蛛丝马迹直到昨天才汇拢在一起，在这之前我怎么可能猜到呢？难道就凭你常常到斯托尔别耶娃的寓所去找这个……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吗？可我一直把你看做是天上的太阳啊，丽莎，我头脑里怎么可能想到这种事呢？想必你还记得，两个月以前，我在寓所里他住的地方碰见过你，那时你我在阳光下同行，有多愉快……那时就已经发生过事情啦？发生过啦？”

她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这么说，那时你就已经在瞒骗我！这倒不是因为我笨，丽莎，还不如说是因为我自私，笨不是原因，而是我心里只关心自己，还因为——也许还因为我相信你的圣洁。哦，我以前一直深信你们大家都远远高出于我——结果却是这样！说到底，昨天，仅仅一天的时间，我还来不及想清楚，尽管有种种蛛丝马迹……何况今天我忙乎的完全是不同的事。”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某种感情又像针刺一般扎痛了我的心，我顿时满脸通红。不用说，此时此刻我不可能友善。

“可你在替自己辩解什么呢？你，阿尔卡季，好像急于在

“辩解什么，到底想辩解什么呢？”丽莎温存地低声问，但口气却非常果断和坚定。

“想辩解什么？我现在该采取什么行动？——哪怕这个问题很难！而你还问：‘想辩解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碰上这种事时那些当兄长的通常会怎么做……我知道有人会拿着手枪去逼婚……我采取的行动应该符合光明磊落！但是我又不知道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在这种事上该怎么办！……为什么难？因为我们不是贵族，他却是个公爵，而且还在追求前程，他根本不会听从我们这些光明磊落的人！我跟你甚至算不上法定的兄妹，只是两个私生子，没有堂堂正正的姓<sup>①</sup>，是家奴的孩子，难道那些公爵会娶家奴的孩子为妻吗？哦，真让人揪心！可你倒好，现在反而安坐在那里觉得我奇怪。”

“我相信你很难受，”丽莎又一阵脸红，“可你太性急了，你是在自己折磨自己。”

“太性急？照你看来，难道我耽误得还不够似的！你，你，丽莎，该跟我说这种话吗？”我终于气得忘形起来，“可我蒙受了多少耻辱哇，这位公爵一定非常瞧不起我！哦，现在我才明白了一切，当时的情景全都历历在目：他肯定认为我早已猜到了他跟你的关系，可我故意不提，或者甚至鼻子朝天地大谈什么‘荣誉’——他真的可能把我看成是这样！还认为我是在借妹妹作由头，拿妹妹的耻辱去敲诈他的钱！所以他才看到我就厌恶，现在我倒认为他完全情有可原：他不得不天天接见和招待一个坏蛋，就因为这坏蛋是她哥哥，而且还要谈什么荣

---

① 在俄国，绝大多数农奴到19世纪中叶还没有姓，他们开始有姓是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的事情。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仍有一半农民依然没有堂堂正正的姓，他们在1932年12月—1933年1月全国登记公民证时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姓。

誉……这会让人的心灵枯竭，哪怕是他那一颗心！而你却对这一切听之任之，居然不提醒我一声！他是那么瞧不起我，甚至把我的情况告诉斯捷别利科夫，甚至昨天亲口对我说，他想把我跟韦尔西洛夫两个轰出去。连斯捷别利科夫这种人也瞧不起我！‘您要知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同样是您的姊妹，就像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他这样对我说，还在我背后喊道：‘拿我的钱更好些。’而我呢，我却恬不知耻地大模大样躺在他的长沙发上，自视平等地去纠缠他的熟人，真是见鬼！而你居然听之任之！说不定现在连达尔赞也知道了呢，至少从他昨晚的那副神态也可以看出来……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全都知道了，只除了我！”

“这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没有对任何一个熟人说过，也不可能说，”丽莎打断了我，“至于这个斯捷别利科夫，我只知道斯捷别利科夫不断在折磨他，这个斯捷别利科夫只可能是猜着的……至于你的情况，我跟他说过好几次，他完全相信我说的，你根本一无所知，我只是不知道，昨天你跟他为什么、又是怎样闹起来的。”

“哦，至少我昨天还清了欠他的钱，了却了这桩心事！丽莎，妈妈知道吗？对，她不可能不知道：昨天，昨天她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唉，丽莎！难道你真认为自己做得完全对，一点儿也不责备自己吗？我不知道，按时下的观念人们对这件事会怎么看，你自己有些什么想法，我是说对我、妈妈、哥哥、父亲……韦尔西洛夫知道吗？”

“妈妈什么也没跟他说，他不问，大概也不愿问。”

“他知道，但又不愿知道，就是这么回事，这符合他的为人！好吧，我这个当哥哥的提到手枪逼婚时，你尽可以嘲笑哥哥傻，可对母亲呢？你对母亲怎么想？丽莎，难道你没想过，



这是对母亲的一种谴责吗？我为此苦恼了整整一夜，现在妈妈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因为我也犯过这种错，有其母必有其女！’”

“哦，你这话说得多么刻毒，多么冷酷！”丽莎叫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她起身急急向门口走去。

“别走，你别走！”我一把抱住她，按她重新坐下，自己也挨着她坐下了，没有松开双手。

“我来这儿的路上，就料到事情准会是这样，你非得要我自己认错不可。好吧，我认错。刚才我只是出于自尊心才没有吭声，我不说，可是我心里替你们和妈妈难过，要比替自己难过得多得多啊……”话没说完，她突然痛哭起来。

“好啦，丽莎，别哭了，我什么也不要。我不是你的评判官，丽莎，妈妈怎么看？告诉我，她早就知道啦？”

“我想她早已知道了，不过前不久我自己跟她说了，是在发生这事之后。”她垂着眼睛低声说。

“她说了什么？”

“她说：‘怀着吧！’”丽莎的声音更低了。

“唉，丽莎，是的，‘怀着吧！’别对自己采取什么措施，愿上帝保佑你！”

“我决不采取任何措施。”她坚定地答道，又抬起眼睛望着我。

“你放心，”她补了一句，“这事绝不是那样。”

“丽莎，亲爱的，我只知道我对这事毫不知情，可现在我才明白了，我是多么爱你。只有一件事我还不明白，丽莎，其余的我都清楚，只有一件事我完全弄不懂：你爱上了他什么呢？你怎么会爱上他这样的人呢？这是个问题！”

“你在夜里，大概也为这个问题苦恼过吧？”丽莎淡淡一

笑。

“慢着，丽莎，这个问题很荒唐，而且你在笑，你尽管笑吧，但这事确实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你跟他——你们俩是那么截然相反！我研究过他，他这个人性情忧郁，疑心病重，也许很善良吧，但就算他善良，却在所有事情上首先极喜欢看到恶的一面。（这一点其实倒非常像我！）他热衷于高尚的行为——我想可能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不过这一点似乎仅仅停留在理想中。哦，他喜欢后悔，他这辈子不断地诅咒自己、不断地后悔，可就是从来不肯改过，其实这一点说不定也像我。偏见和不实际的思想他有上千个——真正的思想却一个也没有！他追求干一番大事，却在小事上不负责任，把事情搞糟。对不起，丽莎，我真是个笨蛋：我这么说是侮辱你，这我知道，这我明白……”

“你本可以把他刻画得很像，”丽莎微微笑了一下，“可你为我的事恨透了他，所以说得一点儿也不像了。他一开始就不信任你，所以你也无法识透他，可是他跟我早从卢加那时候起……就是从卢加那时候起，他心目中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是的，他多疑，病态，没有我他早就疯了，要是他将来离开我，他准会发疯或者开枪自杀。这一点我想他是明白的，知道的，”丽莎若有所思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是的，他一贯软弱，可是像这样软弱的人有朝一日也会干出一件异常强硬的事来……你提到了手枪逼婚，这话好古怪，阿尔卡季：这事根本就用不着手枪，我自己很清楚以后会怎样。并不是我在依顺他，而是他在依顺我。妈妈哭着说：‘要是你嫁了他，你就会遭殃，他会不再爱你。’这话我不信，也许我会遭殃，但他不会不再爱我。我不是因为这一点才始终不肯答应嫁给他，而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两个月来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但今天我跟他

说了：行，我嫁给你。阿尔卡沙，你知不知道，他昨天（她两眼放光，突然搂住了我的脖子）——他昨天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里，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跟她说，他不能爱她……是的，他完全说清楚了，所以这个主意现在取消了！他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主意，这全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在想入非非，而那些害人精，斯捷别利科夫和另一个人，趁此对他不断施加压力……正因为他表了态，所以我今天才跟他说：行。亲爱的阿尔卡季，他很想叫你去，你别为昨天的事生气：他今天身体不大好，整天都在家。他确实身体不好，阿尔卡季，你别以为这是借口。他特意打发我来，要我转告你说，他‘需要’你，他有许多话必须跟你说，但在你这儿，在这个寓所里，很不方便。好啦，再见！哦，阿尔卡季，我只是不好意思承认，刚才我来这儿的路上，一直很担心你不爱我了，一直在画十字，可你——竟这么善良，这么亲切！这一点我决不会忘记的！我现在去妈妈那儿。而你，哪怕多少给他一点儿爱呢，好吗？”

我热烈地拥抱她，对她说：

“丽莎，我认为你是个坚强的人。是的，我相信不是你依顺他，而是他在依顺你，不过到底……”

“不过到底‘你爱上了他什么——这是个问题！’”丽莎接过话茬儿，突然像先前那样调皮地一笑。她说“这是个问题！”的口气，简直跟我惟妙惟肖，而且还跟我说这话时一模一样地竖起食指，举到了眼睛跟前。我们热烈地吻别，但是在她离开之后，我又揪心起来。

## 二

我在这里要专为自己做一点说明：比方说，丽莎一走，有片刻工夫我头脑里涌现出许多最意想不到的念头，而我居然对此心安理得。“算了吧，我干吗要操这份心呢，”我想，“这关我什么事？大家都这样，或者几乎是这样。丽莎出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莫非该我去挽救‘家庭的荣誉’不成？”我把这些卑鄙的念头写出来，是为了说明当时我对善恶的理解还如此不坚定。挽救我的仅仅是感觉：我知道丽莎不幸，妈妈也不幸，这是当我想起她们的遭遇时凭感觉而知道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发生的一切肯定不妙。

现在我预先交代一下，从这天开始直到我那场灾难性的大病，其间发生的种种事件迅猛异常，以至于现在想来都觉得奇怪：面对这些事件我怎么还能顶得住，竟然没有被命运掐死。这些事件使我的理智、甚至使我的感情都变得十分脆弱，如果说我最终顶不住，干出了犯法的事的话（犯法的事情差一点儿就干成了），那么陪审员也完全有可能宣判我无罪的。不过我该努力记述得井然有序，但我也要预先声明，当时我的思想却是杂乱无章的。事件像狂风一般袭来，我的思想如秋天无数的枯叶在脑海中飞旋。由于我的所有思想其实都是别人的，因此当需要独立做出决定时，我到哪儿去找到自己的思想呢？而且根本就无人指导。

我决定晚上去找公爵，以便跟他就种种事情完全无拘无束地交换看法，傍晚以前我却留在家里。但黄昏时分我又收到斯捷别利科夫通过邮局寄来的一封短柬，只有三行字，坚决而

“极其诚恳地”请我明天上午十一时去他家，商谈“极其重大的事情，到时您自己会看到事情的内幕”。我考虑再三，决定视情况而定，因为离明天还远着呢。

已经八点了，我本来早就出门了，可一直在等韦尔西洛夫：我有许多话想跟他说，我的心激动不已。然而韦尔西洛夫没有来，最终也没有来。暂时我不该在妈妈和丽莎跟前露面，再说我有一种感觉，韦尔西洛夫肯定一整天都不在她们那儿。我徒步走去，走到半路，我突然想去昨天那家运河边的小饭馆里瞧瞧。正巧碰见韦尔西洛夫坐在昨天的老位子上。

“我就猜着你会上这儿来的。”他说，朝我古怪地一笑，古怪地瞧了一眼。他笑得让人很不舒服，我已经好久没见到他脸上有这种笑容了。

我在小桌边坐下，起初只是把实事一一告诉了他：关于公爵、丽莎，关于昨天离开轮盘赌场后我在公爵家里的情景，连赌场上赢钱的事也没有忘了讲。他从头至尾听得十分仔细，对公爵决定娶丽莎一事又重问了一遍。

“Pauvre enfant<sup>①</sup>，说不定她嫁给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不过这婚姻多半也成不了……哪怕他能够……”

“请您把我当做朋友那样告诉我：这件事您原本就知道了？预感到了？”

“我的朋友，我对此又能怎么样呢？这纯属感情和他人良心的问题，哪怕事关这个可怜的小丫头也是如此。我再一次告诉你：过去有个时候，我曾过分地喜欢过问他人的良心问题——这是极不妥当的作为！但当他人遭难时，我不会拒绝去帮助，而且会全力以赴，但首先我自己必须弄得清楚。而你

---

① 法文：可怜的孩子。

呢，我亲爱的，你对这事真的始终没起过一点儿疑心吗？”

“可您怎么能这样，”我满脸通红地叫了起来，“您怎么能这样，既然您对我哪怕有丝毫怀疑，怀疑我知道丽莎跟公爵有私情，却又发现我同时在向公爵拿钱，那您怎么还能跟我说话，跟我坐在一起，伸手给我——给一个您想必认为是坏蛋的人，因为我敢打赌，您肯定怀疑我明明知道了一切，却以妹妹作由头向公爵要钱！”

“这同样属于良心问题，”他苦笑了一下，“可你又哪能知道，”他带着某种猜不透的感情，清楚地补充道，“你哪能知道我会不会担心，就像你昨天在另一件事上那样，担心丧失自己的‘理想’，担心我那热情诚实的孩子是个坏蛋？我是在担心，只是暂时置之脑后。为什么你不能设想，我并不懒散或狡诈，而是心地比较天真，虽然荒唐，却较为高尚呢。Que diable!<sup>①</sup>我在太多的场合却是既荒唐又不高尚。要是你真养成了种种那样的习气，那你对我还有什么可宝贵的呢？在这种情况下，规劝和改过都是不体面的，哪怕你改过了，你在我心目中还是会丧失任何价值……”

“可您怜惜丽莎吗？怜惜吗？”

“我很怜惜她，我亲爱的。你凭什么认为我那么无情？恰恰相反，我会竭尽全力……喏，你怎么样，你的事怎么样了昵？”

“我们不谈我的事，现在没有我的事。听我说，您为什么对他会娶丽莎这事有怀疑呢？他昨天去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断然拒绝了……我是指拒绝了那个馊主意……就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出的主意——给他俩成亲。他拒绝得十分坚

---

① 法文：真见鬼！

决。”

“是吗？这是在什么时间？你究竟听谁说的？”他好奇地追问。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了。

“嗯……”他沉吟了一下，似乎在暗自思量，“如此看来，这事发生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正好是另一场表态之前。嗯……是的，当然，他们之间可能会有这类表态……不过据我所知，在这之前无论是他这方面还是她那方面，都从来不曾对这件事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是的，当然，只需要三言两语就足以说清了。可是你听着，”他突然古怪地笑了一下，“我这就告诉你一个甚至是不平常的消息，不用说，你会感兴趣的：假如说你的公爵昨天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求了婚（要是我料到了丽莎现在的情况，我也就会竭力不许他这么做，*entre nous soit dit*<sup>①</sup>），那么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无论如何也一定是当场拒绝了他。你大概很喜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对她十分敬重、评价很高吧？就你来说这做得很好，因此想必你会替她高兴：她要嫁人啦，我亲爱的，根据她的性格来判断，看样子她肯定能嫁成，至于我——这不用说，我自然会祝福她。”

“她要嫁人？到底嫁给谁？”我叫了起来，吃惊不已。

“你猜呀。可我就不劳你苦思苦想啦：嫁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嫁给你那可爱的老头儿。”

我顿时目瞪口呆。

“想必她早就打定这个主意，当然啦，从各方面对它做了艺术处理，”他懒洋洋地、一字一顿地接着说，“我想这事正好发生在‘谢廖扎公爵’拜访之后的一小时。（瞧，他这次赶得真不是时候！）她大大方方走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跟前，向他

---

① 法文：这话是在我们之间说说。

求了婚。”

“怎么会是‘向他求了婚’？您是说他向她求婚吧？”

“怎么会呢！是她，是她主动求婚的，一点儿不错，他开心得不得了。据说眼下他老是坐在那儿诧异不已：他自己怎么会想不到这点呢。我听说他甚至得了点儿小病……想必也是开心的缘故吧。”

“听我说，您带着那么嘲弄的口气说话……我几乎无法相信。再说她怎么可能求婚呢？她说了些什么？”

“请你相信，我的朋友，我是由衷地高兴，”他突然满脸正经地答道，“当然，他老了，但按照一切法律和习俗，他还可以结婚，至于她——这又是属于他人良心的事情，我的朋友，我已经跟你说过多次，我不会去干涉的。话又说回来，她完全有权持有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的决定。至于详情细节以及她说了些什么话，我的朋友，我没有本事向你转述。当然啦，她有这种本事，而且说不定是你我想都想不出来的。这件事上最最值得称道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丑闻，在上流社会眼里一切做得 *très comme il faut*<sup>①</sup>。当然，显而易见，她是想在上流社会里为自己争个地位，不过她也配得上这个地位。所有这一切，我的朋友，完全是上流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事，而她的求婚，想必做得既出色又优雅。她这人一丝不苟，我的朋友，照你有一回的说法，是个修女型的姑娘，而我早就管她叫‘淑静的少女’了。可你该知道，她几乎可以算是他的养女，已经不止一次看出他对她的好意。她早就口口声声对我说，她‘非常敬重他、珍视他，非常怜爱和同情他’，还有诸如此类的话，让我甚至多少有了点儿心理准备。今天早晨按照她的请求，由我的

---

① 法文：十分正当。



儿子，也即她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出面，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这个兄弟你大概还不认识，我跟他每隔半年必定见一次。他相当赞许她这个举动。”

“那么这事已经公开啦？天哪，我太吃惊了！”

“不，完全还没有公开，要等到某个时候……这一点我就知道了，总之，我完全是局外人。但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现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怎么看，这道小菜会不会让比奥林格倒胃口呢？”

“这一点我就知道了……说实在话，对这件事他是不会高兴的，但你该相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即使在这方面也是个极其体面的人。不过，这个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真是不寻常！昨天上午，正好在她求婚以前，她来查问我：‘您爱寡妇阿赫马科娃夫人，还是不爱？’这事我昨天就困惑不解地跟你说过，还记得吗？现在你明白了吗？因为假如我娶了公爵的女儿，她就不能嫁给这个女儿的父亲了。”

“哦，确实是这样！”我嚷嚷道，“可是难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真的认为您……可能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吗？”

“显然是这样，我的朋友，不过……不过，你好像该去你要去的地方啦。你知道，我的头一直在痛。我这就吩咐弹一曲《露契娅》。我喜欢苦中作乐，不过这一点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老是重复说过的话，真是不可原谅……其实，我或许也该离开这里了。我爱你，我亲爱的，但是再见吧，我头痛或牙痛的时候，总是渴望孤独。”

他脸上露出一道痛苦的皱纹。现在我才相信，他当时真的是头痛，特别是他的脑神经……

“明天再说吧。”我说。

“什么叫明天再说？明天会发生什么呢？”他强笑了一下